



# 应曲



牛语者〇著  
不是为了说什么成仙的故事，只是每个人在成长中都可能遇到过的故事……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仙剑奇侠传三



如果说有一场游戏叫我感叹和身不由己的话，我叫这场游戏—人生。如果说有一部书让我无话可说，每天在电脑前等待更新，我说这部书叫做——仙剑神曲。看的书不是很多，玄幻武侠现代小说也快上百部了。真正看得心服口服的没让人大声叫嚣这我也写得出来的书，只有这部仙剑神曲。

——网友 风回

强烈的 support 牛大的《仙剑神曲》，淡言这个人物我也认为是最感人的，牺牲，祭奠，转世。这一幕幕都让我热泪盈眶，仙剑是王道！

——网友 SS

看完了仙剑神曲，在我心里，仙剑奇侠传排第一，神曲排第二，不会再有第三了。

——网友 在路上

网络版的四大名著！！！搜神记、仙剑神曲、诛仙、飘渺之旅。

——网友隽雅



www.myfreshnet.com

鲜鲜文化集团授权出版

ISBN 7-80680-391-2



9 787806 803912 >

ISBN 7-80680-391-2 / 1 · 283

定价：100.00 元 [全五册]



|| 仙剑神曲 ||

少年不堪弄情愁，  
泛小舟，付水流。

可怜彩蝶，

风雨花满楼。

仙人奇侠虽逍遥，  
妖魔道，爱义柔，  
红尘万丈有恩仇，  
剑气收，笛音休。  
憔悴宽衣，红颜为君忧。  
霜雪依稀灵珠泪，  
奴有梦，月如钩。

2

牛语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神曲 / 牛语者著.-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680-391-2

I.仙... II.牛... III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VI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4831 号

## 仙 剑 神 曲. 3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00 印张 130 万字

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ISBN 7-80680-391-2/I • 283

定价: 100.00 元(全 5 册)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450002)

本书由 Freshpub, Inc. (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) 授权在中国大陆  
(不含港澳台) 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, 并保留一切权利



2

目 求

第八章

血泪焚心

211

第七章

龙岭越秀

141

第六章

虎落平沙

71

第五章

神曲天殇

1

# 仙魔曲

## 第五章

神曲天殇

深入黑冰雪狱的毕虎不幸撞上了守护在这里已有千年的水系魔兽，胆小的毕虎吓得扭头就逃，再也不顾得要营救阿牛他们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受到冰火双毒夹击的阿牛，竟然因祸得福参悟了通幽境界，破茧而出，与魔兽展开殊死搏斗。

与此同时，守在上面的丁原也遇到了最大危机：雷威率领着各方好手闻讯赶来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誓要全灭！



## 一、水 兽

且说毕虎飞身越过寒潭，一头窜进了对面的狭长通道，四壁细密水珠汇结成流，潺潺泛着森寒冷气，头顶岩石上还不停落下水滴，在半空中竟迅速凝结成为霜雪飘落，周围一片雾气弥漫。

他心悬石矶娘娘安危，当下风急火燎朝前赶去，奔了大约五十丈远，忽听前方传来隆隆瀑布水声。

这里已是天雷山庄的地下，居然会有瀑布出现倒也是一奇。

毕虎凌空飞出通道，眼前赫然好一片开阔洞天，在他对面石壁十数丈高的地方，有一道五六尺宽，三丈多长的石隙，奔腾的水流便是从那里涌出。石隙边上被人以锐利的银钩铁划刻下斗大三个阴体篆字：“黑冰潭”。

只见三丈宽，十数丈高的瀑布宛如黑龙入水，倾泄而下，汇成一个方圆十多丈的小潭，虽然比起外边的那个寒潭小了不少，却水色黝黑深不见底，水面滚滚翻动，隐发闷雷般轰鸣。

这小潭的潭水汇流成河，曲折朝外淌去，最后注入先前的寒潭。

在小潭东西南三面的地面上都是乱石丛生，其状嶙峋怪异，石上为黑冰封冻，剔透晶莹，更有荧荧的细雪铺积在地面上，也不晓得有多少年的光阴。

乍然望去，四周寒风呜咽，泛着黑光的雪霜纷纷洒洒在空中飘荡，了无半点生机，直如森罗殿府，非亲身所处，任谁也无法想到，世上竟有这般阴寒的地方。

毕虎心里不觉有些发毛，暗自嘀咕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鸟人不见一个，可除了这儿，雷威又能把人藏到哪儿？”

他有心扭头赶快离开，却知道这么无功而返，盛年、丁原一定不肯善罢甘休，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四处摸寻。

这位天陆神偷在九妖中，修为虽比不上赤髯天尊，但也未必输于神鸦上人之流，偏偏天生胆小如鼠，也算是一件怪事。

他再定睛细细打量，终于目光落在四周石壁上。

原来在这石壁上，一眼望去，只觉到处都有大块泼墨一般黑迹，但仔细看，却发现上面还生着许多的天然洞穴，或大或小不一而足。只是洞口与黑迹混杂，若不仔细打量还不容易察觉。

毕虎精神一振，飞身贴到一个洞口，却见里面漆黑一片，空荡荡不见任何东西。倒是在那洞口有镌刻着一行小字道：“黑字丙号监”。

见有了线索，毕虎顿时来劲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雷威，你把人藏在这儿，就当别人找不到么，也不看看老子我是谁？”

他彷彿忘记自己还身处险境，老毛病又发作起来，一面摇头晃脑哼着不着



调的小曲，一面运用独门身法“壁虎游墙功”在石壁上慢慢摸索。

那些编了字号的洞穴中，关押着不少天雷山庄逮来的人，毕虎却没心情搭理他们，任凭对方哀求怒骂，只管一个洞接一个洞的寻找秦铁侠跟阿牛。

也算他运气不错，在石壁上爬了一炷香的工夫，当他再探着脑袋，朝一个洞中张望时，就听见里面有一声音低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毕虎给吓了一跳，没好气的回道：“找人的！”

里面哼了一声不再言语。

毕虎朝里面望去，就见这洞穴不过三五丈见方，靠着顶头一左一右盘膝坐着两人。

左面一个五十左右的年纪，身材魁梧，国字脸，血迹与破衣黏合一块结着冰屑，说话的正是他。

靠右一个年纪要小许多，估计不到二十。虎头虎脑，黑黑的面膛，双目紧闭面呈痛苦之色，对外面的动静充耳不闻。

令毕虎惊异的是，这少年半边身子泛着蓝，半边身子透着红，泾渭分明，乃是冰火交攻之相。

毕虎听盛年说过两人相貌特征，见状赶忙问道：“阁下是秦老爷子么？”

里面那魁梧老者闻言一怔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老夫正是秦铁侠。阁下又是哪一位？”说话时目光中流露戒备，显然是也没把毕虎当什么好人。

毕虎自报家门道：“我是丁原和盛年请来救你们脱险的人，天陆九妖中毕虎便是我老人家了。”

秦铁侠听他能报出盛年的名字，疑心去了大半，当下问道：“盛兄弟他在哪里，可是和你一起来的？”

毕虎连连点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不仅他和丁原来了，连你的宝贝女儿也到了山下，就等我老人家把你们给救出去。”

说着他抬腿就想跨进洞里，却蓦然见洞口蓝光一闪，呼啸卷起一股阴风，将毕虎一下子给抛了出去。

毕虎半空中身子卷曲一翻，两手两脚重又贴回石壁上，这才瞧见在刚才自己要进洞的一刹那，洞口隐匿的封印突然启动，形成一道强劲的结界，硬生生把自己隔在了外面。那结界泛着冰魄一般的蓝光，将整个洞口尽数笼住，风雨不透。

在结界中央微微凸起一个尺许方圆的方形图案，上面浮现着一头殷红色的怪兽，虎头蛇身，肋插双翅，正是天雷山庄的图腾。

秦铁侠苦笑道：“毕先生，这里并无人看守，却被雷威设下的‘天宝冰魄符’封住，若不是它，我们早就出去了。”

毕虎暗叫倒霉，心里把雷威的十八代祖宗都骂了个够，呵呵干笑道：“不碍事，我老人家自有办法破它。”他发现这么久阿牛也没动静，不禁好奇问道：“那位小哥怎么了？”

秦铁侠叹了口气，回答道：“罗兄弟原本就中了森罗火毒未能痊愈，现下

又被囚禁在这黑冰潭里，两下冷热夹攻怎么受的了？他为了抵御冰火之毒，盘膝运功，不想就再没清醒过来。我有心助他，奈何修为太差，手刚一搭上去，就被他的护体真气弹开，也不知道究竟如何了？”

毕虎胡子翘了翘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先把这符咒破了再说！”说完，打从怀里取出割鹿刀，默运真气注入刀锋，割鹿刀顿时亮起一团黄灿灿的光芒，锋刃处更是光华夺目，不可逼视。

毕虎手起刀落劈在结界上，“叮”的一声光华四溅，蓝色的光幕剧烈的颤动了一下。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，那结界当中的图腾蓦然爆发出一声轰鸣，射出一团妖艳的血光直扑毕虎。

毕虎猝不及防，连忙横刀遮挡，那血光冲在割鹿刀上，激起“叮”的一响，将毕虎震得凌空倒飞。

这下他可不像刚才那么轻松，在半空中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，贴回石壁破口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什么狗屁玩意儿？”

里面传来秦铁侠的声音问道：“毕先生，这能成么？”

毕虎在人前不甘落了面子，挺着胸脯道：“怎么不行，看我的！”他小心翼翼的用割鹿刀护住身前，见结界没再发出什么动静，才慢慢凑到洞口。

他刚想举起割鹿刀再施强攻，猛然听见脚下黑冰潭中爆出滚雷一般的轰鸣，波面排山倒海一分为二，激起了无数高达十数丈的水浪。

打那潭水里先是冒出两簇血红的光团，骇人的红光电射而出，大小直如富贵人家挑在大门口的喜庆灯笼。

倘若真是两只灯笼也就算了，可那分明是一头怪兽的双目！

那怪兽虎头蛇身，长逾八丈，肋下一对半透明的肉翅舒展开来，宛如两座小山一般，激得满潭黑水四处震荡，直似山崩海啸。

怪兽的脑袋大如一座小屋，毛茸茸长着三四寸长的火红色绒毛，只有额头生着几簇金毛隐约像个“王”字。

在那“王”字中央，赫然还有一个鹅蛋大小的金色肉瘤突起，乍看上去倒像怪兽的第三只眼睛。

他张开的血盆大口，少说也能轻松吞下一头巨象，更别说毕虎这么一个瘦小的人了。在大嘴两侧各有数十根铁条似的黑色胡须，犹如剑刃一样锋芒毕露，碰着一点，只怕立刻要身首异处。

这怪兽虎头之下连着的，居然是一条八丈来长的蛇身，遍体殷红披满巴掌大的鳞甲，在水里不住翻腾盘旋，声势惊人之极，显然是受到魔符感应，口中发出愤怒的咆哮直奔毕虎扑来。

毕虎心中大叫：“我的妈啊，怎么把这怪物给引来了？”

他也顾不得救人了，掉头就跑。

他晓得来找自己麻烦的这头怪兽，正是魔符上所画的“千年水灵魔虎”。尽管说自己的名字里也沾着个“虎”字，却不过是只纸老虎罢了，比起这修行不下一千四百多年的魔虎，实在是差了一截。



这魔虎在《天陆魔物志》中被列为顶尖的魔怪之一，更是水系魔怪里的翘楚，连赤髯天尊豢养的紫惧也比之逊色不少。

那《天陆魔物志》记载着天陆的各种妖精鬼怪，前三类经过修炼皆能幻化出人形，惟有魔怪却终生不得超度。

但若以为他的法力不及前三者却又大错特错，如千年水灵魔虎这般的魔怪，比起天陆九妖也绝对不遑多让，甚至在毕虎等人之上，故此才叫这老贼头如此惊惧。

这水灵魔虎一千四百年来俱在黑冰潭底修炼，也不曾在世间展露。

数百年前，雷威的先祖在此修炼，偶然发现了水灵魔虎，于是耗用各种异宝，软硬兼施最终才降伏此怪，令他做了天雷山庄的守庄护法。

其后天雷山庄日益昌盛，一路顺风顺水也没有魔虎出世的机会，但谁都晓得在天雷山庄里还豢养着这么一头厉害的水兽，这也是天陆正派非到万不得已，不愿意招惹天雷山庄的原因之一。

否则光是凭雷威的修为，固然颇是惊人，但也未必敌得过七大派的掌门和长老，盖因背后还有水灵魔虎的存在。

毕虎这才明白，如此重要的黑冰雪狱，为何居然没有一个人在里边把守，有这个主在，其它所谓高手都只是摆设而已。

他本就胆小，这下更是闻风而逃，想着邀来盛年助阵，无奈被魔虎撵得东南西北也不认了，哪里还看得清来时的洞口？

毕虎身法虽快，可那魔虎竟更是了得，几个圈子一绕，紧紧逼了上来。

毕虎口中直叫道：“虎兄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都认输逃走了，你还追我做啥？”

可魔虎根本不理会他的胡言乱语，三下两下欺身到了背后，巨大的肉翅如小山一样压下。

毕虎知道逃不过了，一咬牙翻身挥起割鹿刀，斩向魔虎的肉翅。“当”的一记金石交击，毕虎被一股沛然莫御的巨力抛出两丈多远，手中的割鹿刀险些飞脱。那魔虎的巨翅稍稍一滞，大嘴一张，却吐出一团红色的水雾罩了上去。

毕虎赶紧掏出熔金壶，壶嘴对着红雾一张，将它收入其中。

魔虎见毕虎破了他的“血雨无常雾”更是恼怒，双目赫然激出两道剑光直刺老贼头。毕虎不敢硬接，以他独步天下的“龙蛇身法”一屈一闪，避让而过。

一人一怪便在这洞天中热热闹闹的打开。

毕虎毕竟也是天陆九妖中人，性命攸关底下，全力出手，一时之间，魔虎亦奈何他不得。

可斗了半炷香的辰光，毕虎眼前又出现了关押秦铁侠和阿牛的洞口，原来不知不觉里，他被魔虎再逼回到原地，不觉心中叫苦道：“糟糕，怎么又打回来了？”

正在这当口，猛然听见洞中隐隐传出几声闷响，一道红白掺杂的光华依稀自洞口射出。那光华瞬间变亮，将洞穴周围数丈尽皆照亮，形成一个偌大的光

团。

这动静自然惊动了水灵魔虎，暂停下对毕虎的攻击，一对赤目落在了洞口上。

毕虎松了一口气，他尽管也十分好奇，可老命更加要紧，于是偷偷的朝后倒退而去。可魔虎立刻察觉，冲着毕虎低吼一声，吓得他不敢再妄动。

却见阿牛端坐在洞中，周身焕发着红蓝两色光华，浩荡的罡风不住打身体里外溢，却受着洞穴的限制不得扩展，只逼得光团越来越浓，不住的弹压流转以寻求出路。

片刻之后，洞中爆发出“轰”的一记雷鸣，笼罩在阿牛身上的红白光团爆涨开来，将结界一扫而消，三面的洞壁也发出隆隆断裂声，竟是要坍方下来。

毕虎只觉得眼前一阵光晕闪动，一股庞大的罡风夹杂着冷热两道迥然不同的气流，铺天盖地朝他涌到。

若不是他修为了得，护体真气应运而生，只怕不被碾成齑粉才怪。饶是如此，他全身也剧烈震颤，一半如置熔炉，另一半却又像浸在冰窟里。

却见阿牛似乎从静坐中猛醒，站起身形一脸茫然之色，睁大双眼扫视着四周，似乎十分奇怪自己怎么会在这里？

原来，当日他毒伤发作，失手为雷远等人所擒，神鸦上人与赤髯天尊押着他与秦铁侠回到天雷山庄向雷威邀功。

雷威恨秦铁侠当日相助盛年，坏了自己的好事，更恨阿牛与丁原杀伤他多名下属，一方面他妄图引盛年自陷牢笼，另一方面他又颇顾忌着翠霞派，故此将阿牛与秦铁侠囚入黑冰潭的石穴中。

阿牛甫一进洞即遭受阴寒侵蚀，他急忙运功相抗，可没过多久，潜藏在体内的火鸦热毒再次死灰复燃，蔓延到全身经脉。

倘若在寻常情况之下，阿牛的这条小命恐怕就此交代，可偏偏他被雷威囚在了这冰天雪地里，四周彻骨的寒气又渐渐渗入他的身体，一冷一热两道绝毒的气流反而相互冲撞，在阿牛的丹田里彼此拉锯互不相让。

因缘巧合中，反倒就此成全了阿牛，他在体内两股迥然不同的气流激荡下，意识渐渐苏醒，进入到物我两忘的知着境界中。

丹田中蕴藏的翠微真气和朱果药力，在冷热绝毒的刺激底下，逐渐积聚升腾，在先天之境里开始炼化冰魄火毒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时光，森罗火毒与冰魄寒毒终于龙虎交会合二为一，阿牛只感到体内经脉真气充盈，直欲爆裂开来，胸口堵着一股冷热之气郁闷难当，几经反复越积越多，就如同一座酝酿数百年的火山般随时待醒。

随着阿牛一声低吼，胸腔中积郁的浊气喷薄而出，全身上下爆出红白两股光团，将体内无法容纳的真气全数迫出，更是将火毒冰魄一并化解清尽，这才震裂洞穴横空出世。

这期间的过程与奥妙莫说旁人不知，即便是阿牛自己也是懵懵懂懂，不尽了然。却也有道是天意昭昭，福祸各有所依。



秦铁侠被罡风冲的左右摇晃站立不稳，恰恰撞在阿牛身上。见他还傻站在那里，赶紧拉住他往外跑道：“快走，洞要塌了！”

阿牛莫名其妙就被拉出洞来，脚下一空直落下来，幸好有秦铁侠在旁拉着他。

只听身后一记轰鸣大小碎石砸落下来，腾起呛人的灰尘，只差一步便把这两人活埋在里面。

魔虎此刻已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阿牛身上，怒吼一声，自鼻中喷出两道黑色光索，一左一右缠向他的咽喉。

毕虎见状急忙叫道：“快躲！”

阿牛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叫喊，又觉得一股惊人的杀气从左右袭来，他也不及细看个究竟，意由心生，双手化掌为剑，卷起一道凌厉雄浑的罡风，劈了出去。

“蓬蓬”两响，水灵魔虎喷出“玄光十缎索”，被阿牛的翠微真气迎刃分割成四段，在空中激起数十个炸雷，宛如爆竹一般劈啪作响。

阿牛被震得歪歪斜斜，凌空倒跌出去，但他胸口浊气却为之一舒，大感畅快。

他甫一出来，尚未明了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就见一个庞然怪物朝自己射出玄光十缎索，彷彿恨不能要置他于死地。

他不禁迷惘的扫视四周，想瞧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，这莫名的怪物又是打哪里杀出来的？为何见着自己就如见了仇人一般？

他自然不晓得黑冰潭乃水灵魔虎千年来栖息之地，方才毕虎只不过在符咒上劈了一刀，已激起魔虎杀意，何况阿牛居然把一座洞穴全数摧毁？

水灵魔虎见阿牛居然接下了他的玄光十缎索，更将他震得一阵摇晃，心头暴怒无比，也不管一边的毕虎，双翅高高举起排山倒海一般卷过两道沛然罡风，形成一道数丈高的波峰涌向阿牛。

秦铁侠有心帮忙，可刚一伸腿就被庞大的气流迫退开去，猛的背下一紧，却是被毕虎抱住道：“你不想活了么，这老祖宗也能惹？”

阿牛方才挥出两掌觉得舒服许多，可全身的经脉里真气依旧沸腾呼啸，直欲涨裂。他眼见对方来势汹汹，反振奋起精神，双掌运起十成的功力朝前推出，压得面前风云倒卷，狂澜四起。

两股滔天气浪迎面撞在一起，“轰”的爆开，将三人一兽震得东倒西歪。

毕虎抱着秦铁侠拼命朝着来路靠近，冲阿牛叫道：“阿牛小哥，我受丁原他们之请，前来解救你和秦老爷子，那魔虎是守潭千年水兽，厉害得很，小哥你暂且抵挡他一阵，待我将秦老爷子送出这儿，咱们再想法子脱身。”

原来他见阿牛如此了得，竟硬接了魔虎两招不退，顿时心生希望。可他也明白，就算凭借自己和阿牛连手之力，恐怕也不是魔虎对手，故此才出此计策，无论如何也能先保全住他自己。

阿牛被震得气血翻涌，耳中生鸣，对毕虎的话只听懂一个大概，但也明白

那人是来救自己和秦铁侠的，有心回答可一口气还没顺过来，惟有点头示意。

水灵魔虎这多年来，尚是第一次碰到有人在他面前如此强横不退，立时凶性大作，展开双翼冲着阿牛迫近，口中腥风红岚再起，却是又喷出“血雨无常雾”。

这时阿牛的神志逐渐清醒，已明白眼前这个庞然大物的修为实远胜于己，再这么硬碰硬的斗下去绝对讨不到好。

别看他平日有些木讷，一旦临敌应变之机警，绝不输于丁原。

眼见魔虎迫了过来，阿牛不退反进，身躯在翠微真气的催动下如箭矢一般射出，堪堪让过血雾，直朝着魔虎而去，却是要和对方展开近身肉搏，好叫他的各种魔技无从发挥到极致。

魔虎千年修行早通灵性，焉能不明白阿牛的意图？他巨尾一摆扫了过去，力逾万斤，不啻是泰山压顶。

阿牛见那巨尾拍来，黑压压遮掩了半边天空，就是最细的地方也比自己的大腿还粗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右掌竖立如剑罡风飞纵，却是一式“中流砥柱”。

他失手被擒后，佩带的沉金古剑亦为雷远搜去，因此只能以掌作剑，施展翠霞派的超卓剑法。

真所谓触类旁通，十多年的刻苦修炼，早在无形中为阿牛打下坚实功底，如今险情迭出，也终于体现出当日的苦练之功。

这一式“中流砥柱”尽管是以手掌代用，但招式之间雄浑圆润绝不逊色于任何名家出手，准确无比的切在魔虎蛇尾最薄弱的侧翼上。

阿牛的右掌掌缘顿时鲜血淋漓，魔虎也未讨到好去，数片鳞甲裂开一条细缝，渗出浓绿色的血水。

魔虎吃疼低吼一声，心头却警兆又起。原来毕虎找回了出口，反身就祭出一道“燕云十六梭”以助阿牛脱身。

此宝本出自燕山派，以纯阳内火淬炼出一十六枚异金飞梭，发出时火光冲天，铺天盖地，有崩云裂石之能。

魔虎尽管不认得燕云十六梭的来历，可一见十六枚长短不过三寸、通体闪着红光的飞梭披火被霞而来，也不敢疏忽，竟是从嘴里吐出过丈长的猩红舌头，一翻一卷将十六枚飞梭全部收下吞入了嘴里！

毕虎看的目瞪口呆，朝阿牛叫了声：“快走！”他拽住秦铁侠先往外面开溜。

可阿牛不仅没走，反倒是借着魔虎应付飞梭之机，飞身攀到他的背上，冲着毕虎与秦铁侠叫道：“我缠住他，你们先走！”

毕虎本就怕的要命，一听阿牛这么说哪里还有犹豫，架着秦铁侠就朝外窜去。



## 二、拒 敌

却说丁原独自守在塔中，半个多时辰也不见盛年等人出来，想来他们在底下遇到了什么麻烦，可他又不能分身下去打探，只得盘膝静坐，更借着这段工夫修炼翠微真气。

忽然他灵台一动，隐约现出警兆，接着就听见塔外脚步纷响似的，有无数人在调动部防，依稀传来雷威的低喝声道：“给我把这里封死，一个也别想逃！”

紧接着，念祖塔的大门被人轰然推开，当先闯进来的正是杀气腾腾的雷威。在雷威身后数十人鱼贯而入，瞬间把偌大的塔底围得满满当当。

丁原起身放眼望去，在人群中又找到不少老熟人，赤髯天尊、神鸦上人、天龙真君、桑土公、晏殊、雷远、雷鹏等人尽皆在场，还有不少气度不凡，装扮怪异的人物守在四周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，都是不好惹的角色。

最为可笑的便是雷鹏，酒气未褪的双颊上肿起老高一块，料来必是雷威盛怒下赏给他的。

雷威锋利的目光落在丁原脸上，嘴角牵动出一缕冷笑道：“你们果然躲在这里，胆子还真不小！”

丁原见对方庞大的阵势，已明白今夜断无善了，即使盛年等人立时出来，也未必能突围而去。

但丁原天生倔强焉肯示弱，先是送出一记龙吟报讯，继而亦嘿然冷笑道：“雷大庄主也算不笨，居然这么快就察觉了。可惜阁下的属下未免都有些饭桶，不然我们怎能如此轻松？”

雷鹏满脸赤红，也不晓得是酒色还是怒色，高声叫道：“姓丁的小子，你说什么，谁是饭桶？”

丁原心头一沉，知道秦柔必然已被发现，估计已落在了雷威手里，他们也正是凭借这点，才能猜到自己的真实身分。

他面不变色，好整以暇的回答道：“我又没说你，阁下何必这么着急要自报家门？”

雷鹏想要发作，但看了眼面色阴沉的雷威终究不敢，只好气呼呼站在一边怒视丁原。

雷威徐徐问道：“说，你们还有几个同伙，毕虎老贼是不是跟你们勾结到一起？”

丁原有意拖延时间，他扫过众人，不屑的笑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来的人还真不少，除了进庄的几个外，外面还有不少朋友接应，就连阁下身边也藏着我们的朋友。”



雷远喝道：“休得胡说，你拖延时间好等底下的人出来，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么？”

雷威哼了声道：“小子，老夫不妨挑明了告诉你。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然探听清楚，一共来了不过三个人，其中那个乔装成老汉的，怕就是姓盛的匹夫，至于那个女娃娃如今已落在老夫手中，不用你说老夫也晓得她是秦铁侠的闺女。”

原来盛年三人的行迹早落在天雷山庄的眼里，想那小镇来往商旅稀少，丁原他们却一住数日也不离去，怎不令人生疑？

雷威等人几经查探，终于怀疑到他们身上来，今晚盛年、丁原前脚才走，神鸦上人与雷远便率人围了客栈。

秦柔虽是聪慧，也毕竟人单势孤，再加上伪装被神鸦上人识破，顿时便被雷远出手擒下。

雷威由此得知丁原等人已到天雷山庄，立刻加强了里外警卫，却发现雷鹏与乌犹人事不省趴在酒桌上，待赤髯天尊救醒两人，丁原他们的行迹立时无所遁形。

丁原听得雷威所言，从容回道：“雷庄主果然厉害，看来我们的底细，阁下已然全部探听清楚，我还有何可说？”

他说这话时，嘴角含着一缕讥笑，反倒令雷威莫知深浅。

雷远凑到兄长身前，低声道：“大哥，这小子不过是故弄玄虚，咱们用不着理会。不如让小弟上去，先拿下他再说！”

他前些日子衡城府一战里，在丁原手里吃了不小的亏，修炼多年的仙剑也毁在了丁原与苏芷玉连手夹攻下，今日他见着丁原，可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这才迫不及待的请缨出战。

雷威虽然未曾与丁原交过手，但已看出眼前这少年颇是不凡，雷远未必有全胜的把握，况且他内伤未愈恐有羁绊，可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，他也不想太驳雷远的颜面，于是颌首道：“尽量速战速决！”

这边雷威在交代雷远，那旁丁原耳中也听见有人传音入密问道：“小……小哥，你可是，那……那个当……当日与苏真的闺女在……在一起的丁……丁原？”能把一句话说得这么吃力的，除了桑土公外还有谁？

丁原一怔，目光悄然扫过人群，就见桑土公胖墩墩的身子被赤髯天尊遮掩了大半，只露出半个脸来望着自己。

丁原不晓得他这个时候忽然问自己这话有何意图，却还是朝他点了点头。

桑土公面露喜色，憨憨的冲着丁原点头一笑，再不开口，也不知道他的笑容是什么意思。

雷远的紫芒剑已被丁原毁去，手中持的却是自阿牛那里夺得的沉金古剑。

若论仙剑灵气质地，翠霞派的道门至宝自是胜过紫芒剑多多，奈何雷远得剑不过数日，仙剑中更有一股灵气排斥着新主人的驱动，莫说“天雷剑诀”无法施展，临阵遇敌时也多有生涩和羁绊，反没紫芒剑来得称手，一想到这个，



雷远对丁原的恨意不禁又多几分。

他双目怒视，催动体内的天雷真气，徐徐迈步迫向丁原，身周罡风渐生，杀气大炽。比起雷远，丁原却显得气定神闲，从容不迫，连雪原剑也收在皮囊里未曾亮出。

若是在数日之前，丁原未必能胜得过雷远，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如今他不仅因祸得福，参悟通幽境界，更因与风雪崖两次恶斗于生死存亡间，令修为精进甚多，对翠霞派的诸般绝学又多了一层感悟。

雷远见丁原双手负后，神态悠闲似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心中更是恼怒。当下他一声低喝，沉金古剑破空劈出，幻起三团淡金滚雷射向丁原前胸。他不忿丁原托大之态，又欲速战速决，故此出手即是杀招。

丁原见雷远这一剑声势浩荡，气象不凡，几乎看不出他前几日才受过重创，自己倒不能小觑了对方。

他身形一晃，施展出穿花绕柳步，在重重剑影中如游鱼徜徉，将三团剑芒一一让过。

不等对方变招，丁原猱身而进，左掌崩云裂石拍向雷远右肋。

一旁观战的雷威等人无不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这小子好毒的眼力，竟然在电光石火之间，就察觉出雷远此招的破绽所在。”

雷远顿觉肋下一股寒气刺肤，要待招架已是不及，只得被迫退身闪避，先前的攻势弹指中尽数消融。

丁原不过一个照面便占得了先机，哪里会给雷远喘息之机？他也不用雪原剑克敌，只靠着二十二字拳与石壁上的各种先人绝技与雷远周旋，竟也是游刃有余。

三十多个照面转瞬即过，丁原身法飘逸，气势凌厉，已牢牢占据了上风。

雷远越斗越是心惊，暗道：“这小子不过几天没见，怎突然变得如此厉害？我莫说要胜过于他，若能自保不败已是难得。”

他不觉渐渐有些焦躁，更感在众人面前被一个后生如此压制着实有些难堪，于是催动十成的天雷真气，口中叱喝连连，沉金古剑剑势一变，光芒暴涨，却是施展出修炼一个甲子多的“奔雷九剑”。

这一下果然见到成效，沉金古剑剑气纵横转守为攻，淡金剑影将丁原层层笼罩，一吐适才的郁闷之气。

丁原倒是越打心里越有底，他见雷远面露焦急之色，不惜耗损真元施展奔雷九剑，反将自己的手底略略放缓，不求伤人只求守住门户，靠着轻灵的身法招式，维持住眼下的平衡之局。

一方面敌势昌盛，他没有必要与雷远硬撼损耗真气；另外一个考虑丁原想的更远一点，他纵然轻易击败了雷远也于事无补，对方只会遭上更强劲难缠的人物来，与其那样，还不如借着雷远拖延时间，热热身子。

起先塔中众人见雷远扳回劣势，迫得丁原穷于应付，几乎没了还手之力俱感欣然，以为丁原终究年少功浅，一旦雷远尽了全力，他不免在修为上吃了大